



# 短篇小说之王

## 《聊斋志异》漫谈

刘 欣 中

· 花山文艺出版社 ·



刘欣中

# 短篇小说之王

《聊斋志异》漫谈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90873

890873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专门论述《聊斋志异》艺术技巧的书。

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名著，它在艺术技巧方面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该书不仅对《聊斋志异》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它所取得的主要艺术成就做了综合性的论述，而且对它在人物塑造、景物描写、故事结构、语言等有关短篇小说创作技巧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探讨。

该书议论恣肆，旁证博引，分析透辟，见解独到，既可帮助广大读者阅读和欣赏《聊斋志异》，也可供专业和业余写作者及文学青年借鉴之用，亦可在文学研究领域忝列一家之言。

## 短篇小说之王

——《聊斋志异》漫谈

刘 欣 中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27×960毫米 1/32 6 1/4印张 2 插页 103,000字 印数：1—21,800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17 定价：0.52元

## 目 录

我国古典短篇小说之王	( 1 )
抓住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	( 11 )
在行动中写人	( 25 )
袒露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 42 )
不拘一格 旨在传神	( 55 )
用小星星突出大月亮	( 69 )
以人物为核心的环境和景物描写	( 83 )
夭矫多变 引人入胜	( 99 )
短小精悍 尺幅千里	( 118 )
串联珍珠的彩线	( 129 )
巧妙的开头	( 142 )
精湛的结尾	( 156 )
独具特色的语言	( 166 )
辛辣的讽刺	( 183 )

# 我国古典短篇小说之王

搁管<sup>①</sup> 萧萧冷月斜，  
漆灯<sup>②</sup> 射影走金蛇<sup>③</sup>。  
娜娘洞<sup>④</sup> 里传千载，  
嵩岳<sup>⑤</sup> 云中进九华<sup>⑥</sup>。

这是清代张笃庆《“聊斋志异”题辞》第三首诗的前四句。它一方面描绘清代作家蒲松龄（1640—1715）创作《聊斋志异》时艰苦而又饶有浪漫色彩的情境，另一方面盛赞《聊斋志异》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认为这部书一定会得到天帝的宝爱，传至千秋万代，象耸立于群山之中的嵩岳一样在文学史上放射出灿烂的光彩。这些话并非溢美之词。因为《聊斋志异》不仅是蒲松龄一生心血的结晶，同时也是我国古典小说史上的

① 搁 (nuō) 管：搁，握住；管，笔。搁管就是执笔作文。

② 漆灯：古时以漆代蜡作灯油。

③ 走金蛇：本指书法矫健，如金蛇曲伸，这里借指文思烂漫，富于变幻。

④ 娜娘洞：即娜娘福地，神话中天帝藏书的地方。

⑤ 嵩岳：即嵩山，五岳之一。

⑥ 九华：形容事物的光彩华美。

一座巍巍高峰，堪称我国古典短篇小说之王。

在我国琳琅彪炳的古代文学典籍中，各种类型的短篇小说是异常丰富的，然而没有哪一部短篇小说集象《聊斋志异》那样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自己的时代。在《聊斋志异》中，作者以泼辣清丽的笔触，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封建社会晚期广阔的历史图画，展示了清朝初年社会生活最本质的方面，涉及到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蒲松龄四岁的时候，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不久，地处东北的满族贵族入主中原，建立了我国最末一个封建王朝。康熙皇帝在镇压汉族人民反抗和农民运动的同时，积极实现全国的统一，实行发展生产的政策，使长期萧条的经济呈现出繁荣的局面。清初的统治者注意整理吏治，但不能彻底扫除贪官污吏，更没有泯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聊斋志异》从侧面反映了清初统治者对汉族人民和农民运动的血腥屠杀；用大量篇幅描写封建官吏横行无忌，豪绅恶霸鱼肉乡里，人民群众哀苦无告的社会面貌，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根本矛盾。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中后期选拔人才的大政，《聊斋志异》通过描写考官庸滥、科场舞弊、士子无能，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对于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不合理性，作者时有揭露；而在那些追求爱情自由的青年男

女的形象系列背后，则汹涌着一股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潮流。另外，作者还以同情和赞许的态度刻画了一批商人的形象，直接表现了在商品流通领域中资本主义萌芽艰难发展的步伐，反映了代表市民利益的意识形态。《聊斋志异》描绘了清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对我们具体而深刻地认识封建社会，至今仍不失为一部生动形象的教材。

《聊斋志异》虽然真实地再现了封建社会晚期的社会生活风貌，但它并不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的人物形象多是花妖狐魅、神仙异人，它的人物活动的环境常常是冥间仙界、梦境幻乡，它打破了一切时空界限和生死的阻隔，处处显示着作者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它的基本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作者在《聊斋自序》中说：“披萝带荔<sup>①</sup>，三闾氏<sup>②</sup>感而为骚<sup>③</sup>；牛鬼蛇神<sup>④</sup>，长爪郎<sup>⑤</sup>吟而成癖。自鸣天籁<sup>⑥</sup>，不择好音，有由然矣。”又说：“才非干宝<sup>⑦</sup>，雅爱搜神；情类

① 披萝带荔：屈原的《九歌·山鬼》中有“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萝”的句子。

② 三闾氏：指战国时楚国诗人屈原。他曾任过三闾大夫的官职。

③ 骚：《离骚》，屈原的代表作。

④ 牛鬼蛇神：唐代杜牧为李贺的诗作序，其中有“牛鬼蛇神”这样的话。

⑤ 长爪郎：指唐代诗人李贺，据说他的指甲长得很长。

⑥ 天籁：自然的音响。

⑦ 干宝：晋代小说家，他的著作《搜神记》，是六朝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品。

黄州<sup>①</sup>，喜人谈鬼。”他继承了屈原以来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在小说领域中，则以干宝《搜神记》的嫡系自居。但是，蒲松龄并不满足于向前人学习，他是一位富于独创性的作家。尤其在艺术技巧上，他不仅把我国浪漫主义短篇小说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而且把整个古典短篇小说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我国古典小说萌芽于六朝志怪志人作品，成熟于唐传奇。六朝的志怪志人作品并非作家的有意创作，一般只是粗陈梗概而已。唐传奇以传写奇闻为事，多有着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文字相当华艳。继起的宋话本适应瓦子里说书的形式，也追求故事引人入胜的说书效果。可以说，故事情节动人是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主要特征。唐宋小说乃至明代的拟话本，并非不塑造人物形象，它们之中的优秀作品，往往通过一系列生动的情节叙述人物的言行，把人物的性格实现于曲折甚至离奇的故事发展之中。但从整体上看，这些作品的作者，与塑造人物形象相比，更偏好于故事的编织。因而，他们虽然塑造了不少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但给读者或听众印象更深的，则往往是动人的故事情节。《聊斋志异》在艺术技巧上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它一方面继承了前人编织动人

---

① 黄州：指宋代文学家苏轼。他在黄州时，很爱听人讲鬼怪故事。

故事的传统，以小说情节的丰富性和生动性著称于世，另一方面又突破了以编织动人故事为主的传统，更加倾向于把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作为短篇创作的中心任务，通过塑造典型形象再现生活的真实，表达作者的审美理想。

首先，《聊斋志异》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在此之前，任何一部短篇小说集，都没有写出这样数量众多、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来。鲁迅说：“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sup>①</sup>又说：“又其叙人间事，亦尚不过为形容，致失常度……”<sup>②</sup>鲁迅所说的“多具人情”、“不过为形容”，就是肯定《聊斋志异》人物形象的性格化和性格描写恰到好处的。为了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蒲松龄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他抓住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通过人物个性化动作、语言、肖像、心理等各方面的描写，通过次要人物的对比衬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他把作品委曲复杂的情节当作逐渐强化人物性格、展示人物性格和命运发展史的手段，从而使他的小说高出了同辈的作品。

① 《中国小说史略》，载《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页。

② 同上，第211页。

当然，要说蒲松龄把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当做短篇创作的中心任务从理论上已经认识得很清楚，现在还缺乏足够的依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对人物的思想性格是格外关注的。他在作品末尾的“异史氏曰”中，称誉庚娘<sup>①</sup>“谈笑不惊，手刃仇讐<sup>②</sup>，千古烈丈夫，豈多匹俦<sup>③</sup>哉！”<sup>④</sup>他赞美于江<sup>⑤</sup>“农家者流，乃有此英物耶？义烈发于血诚，非直勇也，智亦异焉。”类如这样的评赞还很多，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把人物的思想性格作为出发点的。由此不难猜测，在创作过程中，使作者最为激动的，大约不是故事情节本身，而是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命运。蒲松龄的小说创作包含着明显的劝惩目的。他的劝惩既不依靠空口说教，也不单纯依靠故事本身所蕴含的哲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主要是凭借鲜明的人物形象来完成的。这一点，与宋明话本、拟话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宋明话本、拟话本受理学的影响，劝善是其重要特征。在话本、拟话本的“入话”和“本事”之间，有着共同的主题。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叙述方始，而主意

① 《庚娘》。

② 手刃仇讐 (chóu)：刃，杀。仇讐，仇敌。

③ 匹俦 (chóu)：同辈，对手。

④ 本书关于《聊斋志异》的引文，均见《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⑤ 《于江》。

已明”<sup>①</sup>。显然，它们实现劝善目的着眼点主要不在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而在故事本身。可以说，它的人物是为故事服务的。与此相反，在蒲松龄那里，编织故事则是为刻画典型人物形象服务的。

可以说明蒲松龄把人物摆在故事之上的，还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通篇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却有一个完整的人物贯穿始终。这种写法在话本、拟话本中虽有先例，如《神偷兴寄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等，但只是凤毛麟角。在《聊斋志异》中，则有《江城》、《小翠》、《石清虚》等一系列作品。另一种情况是，《聊斋志异》中有些小说并无复杂的故事情节，作者只是截取最能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生活横断面，运用洗练的笔墨，在极简短的篇幅中刻画出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如《王子安》、《柳氏子》、《佟客》等即是。这种自觉的着眼于人物的写法，在唐传奇和宋明话本、拟话本中也是不多见的。

蒲松龄把短篇小说以写故事为主提高到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体现了我国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趋势。唐传奇和宋明话本、拟话本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无疑对蒲松龄有着重要影响。没有对前人艺术经验的认真学习，便很难设想蒲松龄会

---

① 同前《中国小说史略》，第 116 页。

有自己的创造。当然，有了前人的艺术经验，而没有作家自己的努力，这个具有开辟意义的创造也不会出现。

蒲松龄作为封建社会晚期的进步作家，他的世界观和生活本身一样充满了矛盾，反映在小说中，不少作品的主题思想比较混乱，有着不可解脱的时代局限。他看到并抨击了封建社会晚期政治的黑暗、科举的腐朽，但为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而又继续发展的封建经济所迷惑，为自己所受的传统教育所束缚，找不到解决社会矛盾的真正出路，他寄希望于吏治清明、多出清官，他让“贼”和“侠”惩治贪官污吏，却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想到要推翻整个封建制度。他热情赞美青年男女的爱情追求，同时又进行另一些封建伦理的说教，宣扬一夫多妻制的好处。他有许多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但同时又相信鬼神的存在，常常进行因果轮回、宿命论的胡说。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阅读《聊斋志异》时需要注意的。正如在思想上瑕瑜互见一样，《聊斋志异》各篇的艺术成就也巧拙不均。其中有些作品尚构不成小说，还停留在志怪小品的阶段。鲁迅说：“至于每卷之末，常缀小文，则缘事极简短，不合于传奇之笔，故数行即尽，与六朝之志怪近矣。”<sup>①</sup>清代的纪晓岚也曾抓住这一点，批评其体

<sup>①</sup> 同前《中国小说史略》，第211页。

例驳杂，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但这部分作品不是《聊斋志异》的主流，真正有资格代表这部书艺术成就的，是那些足以构成短篇小说的作品。另外，在那些能够构成短篇小说的作品中，也有些艺术上的失败之作，比如，有些作品中的人物存在概念化、类型化的毛病。但不管这些作品有多少瑕疵，也掩盖不住《聊斋志异》在艺术技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蒲松龄那些优秀作品，是他的前人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

《聊斋志异》大胆而新颖的思想，塑造人物形象的卓异成就，以及情节、结构、语言上的鲜明特色，在清代曾使广大读者耳目一新，为之倾倒。陆以湉说：“《聊斋志异》流播海内，几乎家有其书。”<sup>①</sup>当时许多文人群起仿作，如沈起凤的《谐铎》、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和邦额的《夜谭随录》等不一而足。直到现在，《聊斋志异》仍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被译成十几种外国文字，在全世界受到重视。

蒲松龄开辟了以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为主的短篇小说创作新天地，但没有穷尽这种写法的各个方面，更没有堵塞这种写法继续发展的道路。从蒲松龄去世至今两个半世纪以来的事实证明，我国短篇小说的创作，无论在题材的选择、情

---

① 《冷庐杂识》。

节的提炼方面，还是在人物、环境的描写方面，都创造了许多新鲜的经验。现代文学大师如鲁迅、茅盾等，都为短篇小说的现代化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尽管如此，《聊斋志异》所提供的艺术范例，仍然值得我们认真揣摩和学习。

## 抓住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

以浪漫主义为基本格调的《聊斋志异》，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生活的本质真实。那么，作者是怎样把离奇古怪的选材、情节、环境的不真实同这本质的真实统一起来、和谐起来的呢？或者说，凭借什么填补了真实和不真实之间巨大的空白呢？

从对《聊斋志异》的具体分析中，我们发现作者是采用了多种方法的。他可以给奇特的人物设置一个极真实的环境，如《青凤》、《聂小倩》；他可以在奇幻的环境中安排一个非常真实的人物，如《贾奉雉》、《张鸿渐》；他可以给虚构的人物挑选出大量真实的细节，如《阿绣》、《莲香》；他可以直接出面或让作品中的人物出面，证明所讲故事实有其事，如《双灯》、《狐梦》等。然而最常用、最普遍、最根本的办法，则是依靠人物性格的真实性、丰富性和鲜明性。莱辛在《汉堡剧评》第二十三篇中说，“如果决定于人物性格，那么诗人究竟可以离开历史的真实多远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只有性格对他来说是神圣不

可侵犯的；他的职责就是加强这些性格，以最明确地表现这些性格。”<sup>①</sup>莱辛这里讲的是悲剧中人物性格同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借用来阐释蒲松龄的创作也是恰当的。蒲松龄正是靠塑造鲜明的人物性格走向历史的真实的。

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一个包括多方面内容的丰富的整体。在文学作品中，假如这个性格的各个方面都得到均衡的发展和表现，结果必然使人物的面目模糊不清。这就提醒作家，尤其是只能在有限的情节和场面里塑造人物形象的短篇小说作家，创作中一定要抓住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蒲松龄不仅善于抓住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而且一旦抓住就要全力以赴，百般强调，虚构夸张，一直写到汪洋恣肆，淋漓尽致，然后才踌躇满志地搁笔。

对书痴郎玉柱<sup>②</sup>，作者抓住他痴心读书这个特点，笔酣墨饱地写到了十二分。郎生家贫，所有家什挑卖一空，唯独父亲留下的图书不肯变卖。他以父亲书写的《劝学篇》为座右铭，日夜研读。这个小伙子竟呆到这种程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读书不象一般人那样为了做官，而是确实相信书中真有黄金粟米；他二十岁不结婚，盼

---

① 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上卷，1963年8月版，第425页。

② 《书痴》。

望卷中有漂亮的姑娘自己跑出来。平时亲朋之间往来，他不懂得温凉礼节，同客人谈不了三两句话便去读书。总之，是个彻头彻尾的书呆子。令人惊异的是，后来他痴心读书的呆劲真地感动了上帝，织女从书页中姗姗而来，下凡与他相爱。为了突出郎玉柱书痴的特点，作者又从反面着墨，写他去痴之难。织女为了消除他书呆子的习气，劝他莫再读书，郎生不答应。织女说，如果不听我的话，我就走了。郎生不得已表示不读。但顷刻间就把织女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吟诵复起，气得织女飘然隐去。郎生趴下去苦苦哀求，织女才从书中下来。织女教他治棋盘、赌博之具，整天同他一起玩耍。郎生看织女不在，就拿书浏览，于是织女再度隐去。郎生再一次苦苦哀求，誓不再读。这一次织女严格限定时间，要求他学棋学琴，又督促他外出交结朋友，了解社会，慢慢去掉他书呆子的毛病。由去痴之难，从反面显现了他书呆子习气的根深蒂固。作者就是这样，抓住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封建社会晚期的书呆子典型。在科学时代，象郎玉柱那样的书呆子并非个别现象，他们是没有出路的。作者借织女之口对郎玉柱说：“君所以不能腾达者，徒以读耳，试观春秋榜上，读如君者几人？”郎玉柱拚命读书不能腾达，后来废而不读，游荡结客，竟考中进士做了高官。这个形象的典